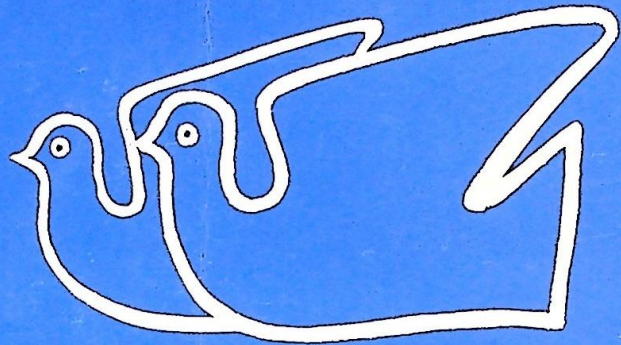


史訊



第二卷第一期

淡江文理學院歷史系



百年前英雄繫馬的地方
百年前壯士磨劍的地方
這兒我黯然地卸鞍
歷史的鎖啊沒有鑰匙

~鄭愁予~

■ 目 錄 ■

社論 學問的第一步	本 刊	2
歷史系的現在與未來	陳國倫 張多馬	4
史學管見	陳子槐	5
史化稿約	本 刊	6
韓國大學歷史系簡介	辛勝夏	7
The Study of History	J.E.Geddes	7
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周宗賢	10
午餐外話	本 刊	11
學會組織名單	本 刊	11
從可敬的辛助教說起	李筱峯	12
歷史人剖析	胡史長	14
讀史散記	張子堂	18
爲百年來中國的苦難作見証	張家昀	18
新鮮人與大學教育	袁 易	20
仁愛之下的獨白	淺 淺	21
如果今夜你在	小 雲	23
再來一碟瓜子	墨 非	24
圖書館與期刊簡介	韓玉成 張多馬	26
本年度系上專兼任老師一覽表	本 刊	30
學藝股活動計劃	本 刊	30
體育股活動及經費預算	體育股	31
編後語	本 刊	32



學問的第一步

——歷史研究的原動力在哪裏？

本刊

有人說，好奇心是研究學問的動力。這句話大抵不錯，尤其對於自然科學來說，更是如此。倘若對蘋果落地，或許天文學的發展又變了好幾拍。所以好奇心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原始推動力。

但是對於社會學科和人文學科而言，僅有好奇心尚嫌不足。除了好奇心之外，它們還得有更重要的動力來推展。這種動力是什麼？

那就是——對人類社會現況的關切、熱愛與期望。

哲學家羅素有一句令人感動的話，他說：「掌握我生命的動力有三：情愛、求知，以及對人類苦難命運一種無可忍受的關懷。」

誠然，那種「對人類苦難命運無可忍受的關切之情」促使羅素在古往今來的一切人類問題上，不斷地求知思索。也因此使他在學問上能夠騰揚千里，成為二十世紀思想界的一大重鎮。

一切博大精深、經世致用的社會與人文學科，必得溯源於研究者對於當代社會現狀的關切、熱愛與期望。易言之，一切社會與人文學科的研究過程，應該從對人類現狀的關愛開始，而最後又回歸到人類的現世上面來。歷史的研究，亦復如此。

我們先來看看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大綱」書前總論中的一段話：『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國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

從這段話，我們不難窺知蔣廷黻從事歷史研究自始自終的一個心態。他從對當時「抗戰建國」的關切出發，引發他向歷史去探尋問題，追求答案，最後又把這些問題和答案帶回到現實的抗戰建國上來。所以一本薄薄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却能成一家之言，為許多現實的問題提供有力的解釋與答案。

我們再拿英國史家湯恩比來看。年輕時候的湯恩比對於當代的國際現勢問題並不太關心，湯恩比就讀牛津大學時，發生了奧地利併吞波蘭尼亞的巴爾幹糾紛，當時他雖知道有這件事，但對此事並不怎麼感到興趣，也不十分了解。後來，一九一一年，湯恩比以雅典考古學校研究生的資格赴希臘，他在希臘停留約一年，聽到人們以異常興奮的口吻談着當時的巴爾幹問題，談着英國外交政策的變遷，才使他漸漸覺得「我們是處於歷史之中」，漸漸意識到「政治是歷史的現在時態」，才開始「對於現在情勢與歷史之流同樣關心」。這兩者不是毫無關係，而是緊

密相聯的」。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給湯恩比的「歷史觀」一個很大的啓示。他說：「第一次大戰開始時，我立刻發覺，我們所經驗的，正跟陀西陀得在古希臘內亂開始時身處的歷史非常相像。」第一次大戰的爆發，與給陀西陀得靈感使他寫出不朽著作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樣都是歷史性的危機。這種危機的顯現，使湯恩比不注意古代史的研究，也使他邁入現實的歷史世界中。這次歷史性的危機，使湯恩比成爲陀西陀得，使他着手編寫那部工程浩大的「The Study of History」。

所以湯恩比的鉅作，不是平空而起的。若沒有他在一次戰後視野的開拓、對現實世界的關切，是難有成就的。有人說，湯恩比對人類命運的關懷，早已超出歷史或文明研究的範疇了。其實不然，因爲歷史或文明的研究，乃奠基於對人類命運的關懷。而且，不僅歷史如此，其他一切人文學、社會學、行爲學亦皆然。

義大利史家克羅西(B. Croce)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Contemporary history)」，其意是說：歷史是用現在眼光，依照現在的問題，來觀察過去；英哲學家史學家阿林伍德(Collingwood)也說：「歷史哲學所關心的，既非『過去本身』，亦非『歷史家對過去本身的觀念』，而是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祇有透過『現在』的眼睛，我們才能觀察過去，瞭解過去』。

儘管他們這種說法曾經引起爭論和批評，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斷定：對於現實問題的關切與了解，可以刺激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去發掘問題，探求答案。而且，也只有以此出發，我們所研究的成果才會更具價值。

『只有對於現代生活之興味，方能使人研究過去之事實』(Croce語)

今天的現勢，便是明日的歷史。如果我們只會注意已往的歷史，而不去關切明日的歷史，這在情理上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常見許多年輕人，口口聲聲要考什麼歷史研究所，一心一意要到外國深造，要研究這個史、那個史……，理想的清單開了一大堆，雄心可謂萬丈，然而究其平時，却從來不問世間事，從來沒有在現實社會的任何問題上用過心思、張過眼睛。舉凡勞工問題、娼妓問題、少年犯罪問題、貪污問題、社會制度問題、農村問題、教育問題、政黨問題、宗教問題、文化問題……，沒有一項是他關切的。這種自外於現實的社會，而却要去研究什麼大學問，即使走得出路來，也是一條象牙塔和牛角尖的窄路，萬不能成就出有助於世道人心和經世致用的大學問來。

今天，有不少人號稱「知識份子」、「讀書人」、「讀書人」，他們留學深造、做「學問」、寫論文，終其目的，只是爲了出路，爲了陞遷，爲了吊書袋子過癮，爲了光耀門楣、衣錦還鄉、升官發財，甚至爲了「太平洋彼岸的居留權」。這種「求學」的態度，乃是中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流毒，這種流毒，乃是以「黃金屋」和「顏如玉」作爲「誘因」，而不是以關心社會、關心人類現實問題爲其推動力。由於起步的錯誤，於是學問的發展便誤入歧路、走進死胡同。中國一千多年科舉陰影下的士大夫們的「學問」，不能爲廣大的社會民衆、國計民生提供有力的幫助，其道理應該是不言可喻了。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到這些，如果我們還願爲歷史做一點交代的話，我們應該認清方向，好好地邁出這學問的第一步！

歷史系的現在與未來

——訪問黃系主任——



時間：九月六日下午四時

地點：淡江歷史學系辦公室

採訪：陳國倫、張多馬

問：請問主任對刊物應走的路線有何看法？

答：就以本系的刊物而言，我以為應有下列三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要注重歷史的未來性。

二、多介紹國內外歷史學研究的動態。

三、洞悉團體從事研究歷史學的方向（偏重）。

就第一點來說，就是要使大家了解過去，正本清源之後，再去開拓史學新的境界。至於第二點，是為使同學們了解國內外史學的研究趨向，別人注重的是什麼，而我們注重的又該在那方面，參考了別人的方向之後，我們便可決定自己日後所走的路線。至於第三點，所謂團體，就好像是學校也是一個團體，我們必須要讓同學們知道本校研究史學的偏重在那裏？如臺大、師大是偏重在本國史學的研究，而輔大、東海則偏重西洋史學的研究。近來由於區域研究的日漸盛行與臺灣在國際地位日趨重要，所以本校史學研究的重點，也就擺在臺灣史研究上面，等到日後師生共同努力，奠定本校在這方面的基礎之後，祇要外界人士一提起淡江的歷史學系，就會知道我們的特長是在研究臺灣史方面。

問：主任專攻中國古代史，不知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看法如何？

答：我個人以為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了解我們祖先的文化遺產，能如此正確地了解祖先的遺產後，將其經驗傳給後來的

學者，以便作今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參考。

問：主任居留日本研究多年，就所知他們研究史學大致的趨向何在？至於治學方法又有什麼值得注意的？

答：日本歷史學領域大致分為三部分：

一、日本史。

二、東洋史：括中、韓、東南亞、印度、西北亞、東北亞等地。

三、西洋史。

就東洋史部門而言，其研究趨向大致有二：即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與文化史的研究，前者概以東京大學為代表，後者則以京都大學為代表。他們在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偏於實際上之探討，主張實證主義，這一點可能多少日本國內受到如馬克斯主義，黑格爾唯物辯證法等思想之影響。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則較偏於抽象的與精神上的探討。其它在日本史與西洋史的研究，大致也不脫離這兩種趨向。至於談到他們治學方法的優劣點，優點就是細密，各有專司，治學的精神不偷懶，很踏實，可能就是因為太細密的緣故，稍有顯得鑽牛角尖的味道，所以也就不太客觀了，反觀國內的學者治學方法就顯得過於籠統，貪享現成，這是有待我們改進與反省。

問：請問主任對於系上未來有何構想？

答：我對於系上未來有二個構想：

一、偏重臺灣史與中國古代史的研究。

二、加強語言能力。

臺灣史的研究是本系早已定出的方針，除此以外我個人以為中國古代史也值得注重，這兩種該是今後本系發展的方向。其次在加強語言能力方面，我鼓勵同學們儘可能地選修英文與日文、德文、法文，因為它是我們求學的工具，它不但是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的工具，而且也可以作為就業覓職之用，如此對同學們四年畢業後將多少有點好處。

問：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史應具備何種條件？

答：我以為最主要的還是要有國學的底子，因為第一手資料，即上古的史書是文言文，難懂，不像我們現在看的白話文，一下就能看得懂

的，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必須受點訓練才行，所以我也在中文學系開了一門「左傳」這一課，希望對奠定國學底子有所幫助。

問：我們怎樣研究「左傳」呢？

答：這個我們就要對先秦史有個概括的了解，然後再去了解「左傳」的著作時代。

問：很冒昧地請問主任求學的經歷？

答：我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畢業於本校中文學系，接著就直接考上臺大中文研究所，後來就到日本唸書，一晃就是八年，真可稱得上「八年抗戰」，我是從事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回國後，我曾在一些學術刊物上寫了幾篇論文，如果同學們有興趣的話，不妨看看幼獅月刊五月份的「水經注時代中國古代被渠的分佈及其所代表意義」，另外在最近「書目季刊」等也將有我其它的論文。我的博士論文是：「中國古代農業水利史研究」。

問：請問主任如何加強系上的水準？

答：我以為有兩點值得加強：

一、提供書目

二、提高興趣

第一點就是請老師們于上課時向同學們推薦新書，而大家需要的書，我們可以集體購買，有些書不是我們經濟能力可負擔的，可向圖書館借，如圖書館內尚未購得此書，可向我推薦，我再請圖書館申請購置，還望同學們能多加利用圖書館內的藏書。第二點怎樣提高同學們讀書的興趣呢？我們必須為同學們日後的發展作打算，我個人有三點意見：

一、加強語言能力，前已述及，主要的是英、日語以及法、德文，

目的在使同學們找事容易。

二、充實課業，鼓勵上國內研究所。

三、培養同學多往國外研究所發展。

以上這三種講的比較籠統，如果同學們要更進一步地了解，不妨私下與我談談，至於其它在課業上或私人問題上有困難的，我都願意幫忙；我希望我們都能打成一片。

史學管見

陳子槐

歷

史是人類經歷的紀錄，史書所寫下來的便是前人的經驗。人類文明的進步，都是由於這些經驗的累積。中華民族向來極重視歷史，自古修史乃國之大事，為了維護歷史的公正確實，多少人貢獻其畢生精力，甚至於犧牲性命。數千年來，有關「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的史籍，浩瀚累萬，且資料逐日增加，其分類也日益細密。由於史書的類別不同，同樣一件史實在各類史書中，不僅輕重各異，甚至對於後世影響的評論，也大有差別，這只是在正史中所表現的差異，至於稗官野史，只憑道聽途說，不加深究，因而與史實多有出入；等而下之，所謂「秘史」，有意捕風捉影，附會杜撰，旨在聳人聽聞。如是不但攪亂真偽，且憑其油滑迷濛筆調，抹煞真理，顛倒是非，使黑白混淆，忠奸莫辨。造成社會觀念的混亂，影響國人對是非善惡的辨認。防止之道，只有加強歷史教育，我史學系全體同學，責無旁貸。雷平先生說：「不珍惜自己歷史的民族，文化多半會漸趨衰落，不認清自己歷史，不明辨忠好的民族，必定滅亡。」歷史之關係國家民族，其深且鉅，可想而知。

記載歷史之書，叫做「史書」，研究「史」的學問，叫做「史學」。往昔所稱的「史學」，乃指其中一小部份之「史論」而言。以往的史學工作，不外兩大部份：(一)專重考據，近乎漢學；(二)專論事實之得失優劣，近乎宋學。前者之弊，流於穿鑿；後者之弊，流於附會。近者則有專重體例之研究，評臨群史，要非學力淵博，不能率爾著筆。至於空談者流，僅談論史實，其議論史實，其弊至於策論，則僅成為文人掉筆的一種材料而已。是故論史之說，當重：(一)求考證，(二)須整理，(三)養史才

等。有關歷史之著作，自非易事，作者非具備各方面之常識，活躍之文筆，人事之經驗，觀察判斷之敏捷，以及過人之精力，不易至善。故邱滄說：

「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故是職也，是非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才能褒貶，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改董狐之書，崔杼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非，紀善惡以志鑑戒。苟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通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之意，文足以察難顯之情，不如是不足稱是任也。若推其本，尤必得如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談，定為一代之良史矣。」

「史學」一詞之首倡而加以論列者，是章學誠。章氏認為先有學而後有史，始可稱為史學。真正之史學，決非有幾部著作而已，必當有卓然之見識，能獨創一體者。他又以為史學之兩大宗門為著述與比類的工作。他說：「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固易地不可為良者也」。所謂「比類」，即是記注。「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後來者之興起」。著述之中，又有兩大要素：(一)為獨斷之學，(二)為考索之功。能兼而有之，方可言史學。所以春秋與史記體例內容各不相襲，而後人只能沿其舊例，故後來之史書作者，只是史匠而非史學者（章氏之說）。故史學之研究，不能不以史書為對象，而史書又是史學研究的材料，兩者之間，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史學本有由闡明人類活動的真相，以發現「通古今之變」所有的真理，以引導人類更向治平康樂生存發展的途程邁進。所以古今研究史學的人，多少總是帶有一點淑世（註）意念。這不是主觀的幻想，而是客觀的史實，闡明之後，對人類往古今來，由心絃的共鳴，引起無限的情懷。所以，愈是對於客觀的史實能有所闡明的人，則因其忘乎小我，而淑世之念，也就愈來愈濃厚。

我國民族文化之精髓，幾乎全部蘊儲在古籍經史之中，依六經皆史之義，經史原同一源流，要保存和發揚，就必須以科學方法，加以研究

，惟我國史籍浩瀚，非有才學識三者均茂之才，加以窮年累月之功，殊難得其一體，余何人斯，安敢望此，爰余既添未淡江，本「出於幽谷，入於喬木」之念，故不揣淺陋，講授中國史學史。今後當綜合諸家成著，就史實發展，逐層分析，雖不無些微表達，然却不能深入說明，恐難以滿足同學之期，更感學術日荒，為所惶束。

（註）淑世觀（meliorism）：折衷於厭世與樂天兩派之間的人生觀。認為人世雖未臻玉善，然亦未必至於極惡，而可由人類之協同努力，期其次第改善；所稱改世觀主義；此一派別最能鼓舞人類進取之心意。

秋

天，燕子翫水而去，而你們來了——新鮮人。

——是大一，是大二，也許是大三……

秋天，淡水河很靜，淡水河的蕪蕪波光一層又一層

……

我們的園地——史化，——也靜靜的在等待，等待

著秋意、冬寒後的一片春景。

這一片春景，是要我們所有的園丁來開墾的。

我們的園丁——有的是剛靠岸的朋友，有的再不久

即將解纜遠去……

靠岸也罷，遠行也罷，為什麼不在這靜靜的寒季，

先撒下明春花團錦簇的種子。

我們願意將你的有關歷史、學術性或創作性的作品

，播在這一永遠開放著的園地——史化第八期。

這塊園地，需要群集的喧嘩，也需要乳鶯初試的啼

聲，切莫因聲音小而羞怯於啼唱；切莫輕輕的堵塞，就

辜負了我們深切的期望。

我們誠摯的盼望著，明年春天的收穫季節裏，你的

聲音會在我們的園地中輕輕響起。

在這兒，先許下了我們的預約，待明春的錦繡……

史化稿約

韓國大學

辛勝夏

歷史系簡介

韓國 漢城人 漢城檀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該大學附設東洋學研究所研究員，曾讀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畢業（民國五十六年到五十九年）

此

次本人有機會到貴校任教，對我個人來說感到非常光榮，我想利用這寶貴的時間，儘量將韓國最近研究歷史的看法和情形介紹給諸位同學參考。我上次到貴國來讀書時，或在漢城見到貴國來的知名人士時，開始時他們說中韓關係是兄弟之邦；然後繼續講別的事情，但我感到他們不太了解韓國的歷史背景，只是把它當做話題談而已。

首先介紹最近研究韓國史的觀念，過去韓國歷史界裏還存有日本人所研究的成果來解釋韓國史，即所謂「殖民地史觀」，所以韓戰以後韓國史學家一直努力要脫去此種的觀念。到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政府也鼓勵「主體性的韓國史」，所以很重視韓國史的課程，比如在各種考試中須要考韓國史，尤其是在高中畢業以後，升學預備考試和各大學的入學考試裏都要考韓國史。現在韓國的升大學制度，必須先經由預備考試（此

教育部舉行，考取比率為大學一年級名額的3—4倍，因此此考試競爭率也有3—4:1），然後各大學再單獨舉行入學考試，但各大學分兩組，即前期、後期，故考生只有二次的機會，所以在高中科目裏韓國史和國文、英文一樣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時有幾個大學裏設置韓國史教育系，培養專門在高中擔任韓國史的老師，又政府加強將韓國的古典著作（皆漢文寫的）翻成爲現代韓文的工作，已引起一般社會人士對韓國學研究的興趣。

從前在一大課程中有世界文化史（西洋通史和中國通史爲主）爲必須的，但現在大部份大學均以韓國史來代替，同時韓國史科目一如在這裏的中國現代史一樣爲韓國教育部所指定的必須科目之一。

下面再介紹關於韓國各大學歷史系課程和情形，一般來說大一新生的課程皆爲教養性的，大二以後才開始上本系所開有關歷史性的講座，三年級以後才選擇自己的專攻部分。例如：韓國史、東洋史（大部分以中國史爲主，但最近要擴大東洋史的範圍）、西洋史，因此三年級以後可選修較專門性的講座。

最近各大學借用美國的 Pilot School System，目的在使學生可以修副專攻，而且成績優良的話可以在三年—三年半之內畢業。換句話說，歷史系的同學如選英文系爲副專攻的話，他可以以英文系畢業的資格來參加社會工作，因此找工作的機會或爲較寬。在履修學分方面則由一六〇學分減少爲一四〇學分，同時給學生有機會自己讀書研究的時間，在此種情形之下，歷史系的同學在歷史系開設的講座中得到的學分只有五〇—六〇學分而已。又此使得歷史系本身開的科目之中，除了必須以外，學生選修的科目並不多。

最近各大學鼓勵學生研究的風潮，各大學舉行學科考試（二年級升三年級的時候，修滿七〇學分以上才有資格）考中以後才可升四年級（如考不好的話，再補考一次，若再不及格可算是留級），同時還要交畢業論文，此沒有學分，通過後才可得到學士學位，因此學生要畢業的話非用功不可，尤其在學費相當高的情形之下，他們該考慮自己的未來和

父母的困境。

在歷史系的年例行事之中，每學期均有定期為3—4天的古蹟調查旅行，因此參加此活動可以參觀在全國各地歷史性的東西，若在讀歷史系的四年中每次都參加的話，歷史上較具價值的東西都可以親自欣賞，無論觀光性或歷史性的東西都包括在內。同時歷史系的同學也利用此種機會來和系裏面的同學（尤其是低高年級之間）做交誼與討論歷史學專門性的問題。

在暑假之間，因弊校有大學博物館，每年博物館長主持，組織發掘團，做發掘地下遺蹟的工作（此項工作必須獲得文化公報部的承認與維護）因此同學如有興趣的話，也可參加這種工作，除此之外，在工作之間還可以實習考古學上學來的理論。而且在韓國還有很多考古上要發掘的地方，所以若有參加這種發掘的經驗，就可以有機會當文化財管理局的工作員。但在暑假，因為天氣的關係，沒有此種的活動。

下面再介紹關於歷史系畢業同學的出路問題，一般來說，在社會各大公司招募人才，較偏重於工、商、法學院畢業生為主，因此文科學生除了升學，在高中教書以外，有關歷史性的機關（例：文化財管理局、國史編纂委員會、博物館）新聞界、出版社等文化工作等都很有限制，但最近政府提倡不必限制學歷，只以能力為主，所以銀行和政府有關的大公司，都廢止以前的限制，只要大學畢業都有資格，因此歷史系同學如果對歷史學方面沒有興趣的話。一方面自己可以選修副專攻來讀法律學、經濟學，另一方面也可以補修外國語文，以便日後進入到社會各方面。讀文科的同學，他們在公司裏工作比其他科的畢業生更好，因為公司裏須要的知識是可以從公司裏慢慢學得到的，但做人和合理的思想並不能在公司裏學得的，因此他們在公司裏作事的效果非常佳。因此現在公司，很樂意聘用文科畢業生，我想出路的問題是全靠自己的成績，只有為自己找好出路而專心努力。

最後向張院長，各行政單位謝謝，尤其是系裡黃主任，諸位老師的指導和助教，同學的幫忙，真是謝謝，並祝望貴校，貴系發展。

asked for, and usually none accepted by the busy teacher. If our students are going to be taught, or motivated to reason it seems that that process must begin in college. In other words the freshmen should spend more time thinking about why something happened, than where, and who did it. The people in our society do not have to be blind to see that the average student in our colleges is too overburdened with exams and courses to have time to think, either about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r about the problems in his own life. This overburdening is most evident in our department where students must have a grasp of their own national development, a mere matter of five thousand years, more or less, and also to have some knowledge of the other nations and their histories, an equally long and even more complicated problem.

It seems to me our authorities and scholars have to make a choice.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as it was up until the Renaissance,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everything. Our choice, then, must be to know a little about everything, or to know a lot about a small subject. This means specialization. Specialization is a fact of our modern world. No scientist, or doctor would expect to know everything. Why do we expect to be different? It is time for our colleges to produce experts.

The Study of History

J.E.Geddes

Professor Geddes, who has taught in our college since 1961, and helped establish the History Department, has his M.A. in modern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in Canada. He and his family live in Peitou.

Chinese students are noted for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ir work and their wonderful ability to accumulate and memorize facts. These are very helpful strengths to bring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No matter how we should like to escape the drudgery of learning long lists of dates and monarchs, there is a necessity to have a clear overall view of grand movements and dynasties in the changing centuries of man's short time on earth. As in the study of a language, we cannot make any kind of progress if we have to look for each word in the dictionary.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too, we must build our study on a framework, and, unfortunately the building of the foundation entails memory work.

But history itself is the story of mankind, his thoughts and deeds. No man's actions are so clear that all scholars can agree on the reasons for those actions. When we begin to ask questions that begin with 'why', we must leave the realm of memory and begin to think and reason. Of course, I do not mean that we no longer need the facts, but only that now we must use our knowledge of the man and his time to think out why he did this and not that. The reason must be activated.

When, and where do we begin to activate this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man, the ability to reason? Certainly our middle schools encourage very little reasoning, except to reason out an accepted pattern of reasoning itself. Our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memorize the teacher's, or the textbook's,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feudalism, to take one example. There is really no reasoning

台灣史研究

回顧與展望

周宗賢

光復節的時候，談台灣史的研究最有意義了。這件事，可分兩頭來說；

一方面我得先介紹本校歷史系的台灣史研究，這是本系的一個特色，也是我們學校的一個教學特色。在我還沒來淡江之前，歷史系就有這門課，我是六十一年起負責這門課一直到今天。早在這之前，院長就已重視這門課程，並且，為了使這門課程有獨特的優點，院長採用了講座方式，這種方式立刻贏得了史學界的讚揚和重視。我來之後，奉院長的指示，除了加強大師的聘請，同時，加強圖書的收藏，值得一提的是在六十三年五月間，我們在院長的幫助下，買到了陳漢光先生所遺留的藏書約二千冊，為我們的教學研究帶來了更好的環境。目前，「台灣史資料室」約有六千冊藏書。另外，為了提高同學研究的興趣及增強教學效果起見，我每學期都要安排一次以上的史蹟考察，請林衡道教授指導，諸凡台北各區、板橋、新莊、淡水、新竹等地都勘考過，並由同學撰文在各雜誌發表，這種實地教學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讓同學們能接觸到活的史料，透過這些史蹟文物，激發他們愛鄉土、愛國家、愛民族、愛古蹟的情操。由於我們這幾年師生的努力，淡江歷史系台灣史講座，已成爲一個特色。同時，同學們參加台灣史蹟研究的自強活動，也因之有較他校更好的表現，並屢獲當局的嘉許。這點可說是做老師最大的安慰事了。另一方面，我們對這課程的研究，有了更大的期待。

台灣史的研究，在今天看來，是非常重要的而有意義的；台灣的環境提供了最理想的環境，從語言、考古、人類民俗、社會、經濟、政治、財政、農業、外交等各方面，都能有最好條件。

爲了培養我們的學生能往各角度來研究台灣史；爲了我們的學生能恒久的研究台灣史；爲了我們的學生能研究得有所心得，我們正從各方面努力。尤其院長一再指示，要加強文物的收集，這一點，我很想利用這個機會，向我們全部校友、同學呼籲，提供你所知的台灣文物，或借我們複製，也希望能捐贈圖書、文物給學校，來充實學校研究的環境。

在我的計劃裏，我期待著這門課程有更豐富的圖書，有更充實的文物或幻燈片或圖片等工具。我想在院長的領導下，全校師生、校友都能關心這件事，只有合作，沒有排擠，只有發揮淡江精神，沒有個人的私心作祟，相信可在短時期內完成這個理想。

（轉載自淡江週刊六五五期）

午餐外話

——訪問新升任講師吳美蘭學長

「我們歷史系同學的求學態度，應該更趨積極與主動。」

中午時分，在靜靜的系辦公室內，吳美蘭老師以誠懇關懷的口吻，一邊吃她的午飯，一邊若有所思的說著。窗外，雨好濛濛。

畢業於本校歷史系第三期的吳美蘭老師，在當了四年的助教之後，於今年榮升了講師。助教四年，她以辛勤的工作態度與和藹可親的待人原則，使我們和她之間，彷彿姊弟（妹）一般的融洽。有一次，偶兒聽到一位俏皮的女同學說道：「你們吳助教、吳助教的叫她，不覺得很嚴肅與僵硬的感覺嗎？你們應稱她為吳姐。」是的，也許我們大家都有一種神密的感覺，只是叫不出口罷了。

同時，她告訴我們「同學們上課時的態度應該大方，尤其是男同學，不要因為班上的女同學太多而連站起來發言都不敢。」她停頓了一會兒接著道「我們是研究人文科學的，這是一種很深的涵養功夫，千萬不要為了分數而用功。治學的目標不妨放得廣闊些。最重要的還是不要將自己禁閉在自己塑造的象牙塔之內。」曾為我們學長、助教的吳老師，烏鳥的說出了這些話，當時，我們竟有一股親切的體會，體會得如此親切。我們很難把這番話當作一個有「代溝」的教訓而認為「這種話我聽多了。」

吳老師是專門研究台灣史的，她即以一篇有關台灣史的論文而升等為講師。在我們系上目前標榜出以「著重台灣史研究」的方針中，吳老師的升等講師，無疑的是為系上打出了一張王牌。往後的日子，她將更緊密的和我們攜手，同往開闢歷史系更輝煌的遠景。

最後，她再強調，「如果想考研究所繼續深造的同學，沒話說，當然對歷史學更下一番功夫，尤其注重事件的整體概念與培養自己客觀的觀察與歸納的能力。若畢業後不打算往史學方面繼續研究下去，也應該好好的把握目前，以所學史學方面的知識為底子，將來到社會上去，不管做什麼，都會很有助益的。光明的前途除了要努力去開創外，也要有堅固的基礎啊！」

在書香與飯香的飄逸中，結束了和吳老師短短幾分鐘的談話。我們除了感謝吳老師對我們的關懷外，同樣的，也奉上了我們誠摯的祝福。

歷史學會

幹部名單

指導老師：黃耀能

系代表：張鴻運

會長：張榮富

副會長：楊淑洪、吳信宏

學藝股：陳國倫、張多馬、謝珠珍、王 樾

康樂股：黃哲人、張秀月、張鴻運

體育股：張復國、陳幼良、楊正宜、胡朝棟、

何貴龍

服務股：何湘萍、孫鳳華、洪哲文、周威仲

總務股：繆栩敏、孫又蓮

理事（各班班代）：宋顯武、陳世彥、梁中璋

、張鴻運、何昱弘、黎煥龍、葉 芃

、劉永太。

監事（各班副班代）：賴惠鳳、樂莉萍、林素

勛、林玲君、謝玲葵、張秋雯、黃文

昌、陳伊昕

從可敬的

辛助教說起

□李筱峯□

「辛助教真好！」

「辛助教棒！」

「辛助教讚！」

談起歷史系的辛助教，在全系的學生中可說是有口皆碑的。

去年（六十四年），我轉進「文學院的靈魂」——歷史系——來。由於轉學生在問題和手續上要比一般人多，使我有較多的機會麻煩辛助教，也使我更能深刻地了解到辛助教的為人。

每次我到系辦公室找辛助教，嘮嘮叨叨地問東問西、嚕嚕嗦嗦地要這要那，辛助教總是那樣熱誠而不厭其煩地為我解答、幫忙。

有時候問題或手續是要到別處才能解決的，若遇辛助教得空，她往往還會陪着我四處跑，為我出面交涉解決。看到她那股真誠而認真的勁兒，不知情的人，或許或以為有問題待解決的是她而不是我。

有時候，我對於自己應該辦理的手續感覺厭煩時，看到辛助教却依舊精神奕奕、和藹可親，反而比我更積極、更鄭重，我自己真要感到羞愧起來。

有時候，我從別的「窗口」受了一肚子的「晚娘之氣」後，走回歷史系辦公室時，辛助教的和藹笑容會立刻令我心平氣和。

起初，我還「自作多情」地以為辛助教待我特別好，後來我才發現，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

熱誠、和藹、服務、奉獻……是辛助教的人格特質。這種人格特質，只要找過辛助教幫忙的學生，都可以共同感受出來。

在許多學生的心目中，辛助教是一位真誠、和藹、善良的人，她對每一位有事前往的學生，都是如此。

我相信任何形式的生命，與創造、向上的行為，都是從「愛」出來的，而且「愛」的力量真的是至大至深，可以忍受痛苦與犧牲，可以接受打擊與憂傷……「愛」絕不是一種抽象的不實在的神話，「愛」真的讓我們如此深刻的感覺到、知覺到「愛」存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陳永興

看了辛助教的笑容之後，再去蒙娜麗莎就會覺得不夠味道了。其實辛助教並不是頂漂亮。但她很美，這種美，誠如張曉風所說的「美是一種說不出的品德、一種說不出的氣質」，這種品德、這種氣質，便是辛助教在服務學生的奉獻過程中毫無虛飾、毫無吝惜所自然流露出來的。

是誰說過的，我已忘了——「人的偉大處是一座橋樑，而不是目的」。

在繁雜的系務中，辛助教辛勤地工作。

在張三、李四、王五、趙六等學生的瑣瑣碎碎中，辛助教感切地服務，默默地奉獻。

站在自己的小崗位上，辛助教毫無他求地發揮着「專業精神」，毫無怨言地「辛」苦耕「耘」。

上學期中，她病倒了！住進院裏動手術。那一陣子她瘦了。然而却瘦不了她的美德。

新學期開始後，辛助教又在學生註冊選課的攘擾中忙碌着。她仍是助教，她沒有升等，因為她沒有提「論文」，其實她是提了——她提出了一部人生哲學的大論文。

聽說辛助教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我已往對於基督教有過相當嚴厲的批判，但這種批判並不包括宗教所強調的奉獻與愛人的情操。相反的，我頗嚮往這種奉獻與服務的宗教熱忱。因此，我在想，如果信仰宗教之後，能不為一些神說鬼話所迷，而培養出一種奉獻與服務的情懷——如辛助教者——那麼這個世界將是何等美好。

教會的眼中釘、「郊區的撒旦」——羅素，在被問起如何解決二十世紀的人類危機時說：「那便是耶穌基督的愛」。誠然，神說鬼話不足以使人高超，但是「愛心」却可以叫人不朽。或許，辛助教便是真正基督愛的信仰者與奉行者吧！

我進歷史系已一年有餘，如果問我有什麼收穫的話，那就是：我領會到辛助教的精神感召，我曾經深深地被她感動過。

在辛助教這種服務與奉獻的精神感召之下，我又不得不不要拿今日我輩青年學子的作為來做個對比與反省：

老實不客氣地說，這些年來，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長久浸漬在一股不知是由誰有意或無意鑄造成的風氣中，漸漸顯得老成而世故了。我們只會斤斤計較於眼前的小利，我們只會一心一意盤算自己的利害得失，我們只會想到我們的成績單，我們的出國留學、我們的陞遷出路……；我們很少去考慮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如何去生活？不知道如何去追尋一個光明閃爍的自我？如何去為一切純真、一切善良、一切美麗的工作而衰老？我們很少想到別人，甚至很少想到我們的鄉土、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同類！

我們也許會在汲汲營營之餘，叫幾聲「上帝之死」，却不知道如何去找十字架。其實，我們的靈魂却比上帝先死一步。

更罪惡的是，我們受了十幾年的教育，我們非但不能（也不願）站在知識份子的崗位上為社會國家貢獻出自己的愛心與卓識，却反而學會了投機取巧、偷雞摸狗、圓滑突梯，學會了當「馬屁精」、當「笑面虎」、當「哈巴狗」、當「狗腿子」……；學會了仗勢欺人、學會了如何利用現實勢力去為自己的名利權勢打底鋪路……。這種拿知識來扼殺社會良心、腰斬社會正義的行徑，是我們今日知識青年最可悲、最可憐、最可惡又最可恥的罪惡！

奉獻與服務的精神，離我們似乎有好幾光年！

朋友們啊！驕傲的論文我們都寫得出來的，名利我們都可以雙收的，但是，朋友們！在我們還沒有走進象牙塔之前、在我們還未平步青雲之前，我們先來排隊向辛助教看齊吧！

歷史人

剖析

● 胡史長 ●

楔子

「窮途潦倒書生命，千古傷心文化人。」

如果，你讀了歷史系，你的肩上也抗起了這兩座無形的十字架，而你的脚步，仍要不斷的前進。是負荷也罷，是苦悶也罷，你總會停下來，望一望所走過的足跡，或許是一片牢騷與無奈，或許是一片充實與真摯，它常常是走向兩個極端的，於是我們當中，便有才華洋溢的狂狷之士，也有憐憫自卑的無名小子。

但是，我們有一個沉默的認同，我們難以忍受時代對理性的摧殘；我們難以忍受人類成爲時間的工具；我們難以忍受用試管培養出來的靈性與真理。

之一、點滴

有些歷史人會這樣的對人說：「我考上淡江，分發在歷史系。』是被分發來的，不是考進來的。也有人會說「我怎麼知道會讀到歷史系，記得填報名表時我好像沒填這一志願。」是的，在大學聯考下，我們是被選擇的一群，雖然，我們也願且樂於被選擇，但是我們竟被選擇得如此茫然。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有的同學對深遠的歷史，抱着窮根究底的雄心與興趣，去挖掘，去探討。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發覺，有些本系的同學是來唸「大學」，但不屬於包括本系在內的全院任何一科系的。

歷史本來就浩渺。如果對學術的耐心不夠，或者背的功夫較淺，那麼，讀到歷史系，簡直就是闖入了無門地獄。（雖然，我們一再強調歷史不要死記，要去了解、理會）研究歷史，本來就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學術工作，研究歷史的人，本身的立場要客觀，且常常要超然於物質、名利之外。這種基本條件，嚴重的影響到歷史人今天、未來的生活與處事的原則。所以轉系季節一到，有些同學就硬著頭皮請系主任在申請轉系表上簽章。每年××大學的插班考試中，你又會有意無意的碰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有的是更要追求一個完美的環境，有的是想逃避舊的生活圈子，當他們和你的目光接觸時，會相互交換一個尷尬的苦笑，有的根本就裝作沒有看見的樣子。令人驚奇的是在第二年大學聯考報名時，許多「英雄、好漢」居然又風雲際會的歡聚一堂。轉系、插班、重考。幾經苦戰，難到是負荷不起「窮途潦倒」與「千古傷心」的壓力嗎？在物質科學高度發展的今天，學文科學的人或多或少會對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種莫名的鬱悶，尤其在情緒的低潮時。而我們學歷史的人又何嘗能免呢？我們常常會以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的觀念來作爲這鬱悶昇華後的寄託。事實上，我們常徘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自我陶醉」與「自我麻醉」常常成爲我們反抗現實的工具。「言不及『史』」的現象普

遍存在。自卑感老是隱隱的在思維深處躍躍欲動。而我們K書，是繼承著高中時代傳統的K書方式而來，我們的表現，也似乎是挾著「能考上大學的聰明」的餘威的表現。

我們有必要加強同學們對系的認同感，讓冷眼與游離情緒的同學在觀念與生活態度上的積極性的變化。

之二、歷史人對社團活動的參與感

如果強要我們指出歷史人的特色，實在也很難客觀的規畫出一個整體的模式。但是不能否認的，對社團活動缺乏參與感，似乎是歷史人較突出的一點。我們不願誇張這歷史人稍獨有的「特色」，我們可以很明顯的在班上發現這個「特色」，其實參與感的缺乏，幾乎是目前大學生的共同現象，只是我們不願以群眾性來掩飾掉本身稍微突出的缺陷。理論上，學歷史的人應對他所生存的這個環境有一種深切的關懷感，而這關懷的直接表現則是對社團參與的熱心；可是歷史人為什麼對社團活動產生冷漠呢？我們可歸納成下面幾點來討論：

一、對傳統上課方式的反動：我們的傳統上課方式是「填鴨式」的教學法。雖然有關方面一直在強調教育注重啓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但是事實上，我們從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一直是在單程式教學法的環境下來吸收知識的，就是國內某些碩士班、博士班的研究課程，也不過是這種單程式教學的延長。尤其是我們歷史系的課程，除了實地考古及其他極少數課程之外，大部份仍須遵循著傳統的上課方式。至少目前在有關史學方面，仍無法

與所謂的「電化教學」發生直接關聯。而我們做學生的，一方面習慣且安於這種上課方式。一方面在內心却產生了一股反動。表現於外者，是不能夠適應內心所嚮往的交流式教學法，對傳統的「只要來坐著聽」的上課方式，反覺得「安全」與「安心」，（至少在學分方面，有一個較穩定的保障）反之，在求知慾的推動下，又要老師教學注重啓發，以便在課堂上「真的能得到一些東西。」於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矛盾與矛盾之間，大多數的同學，終歸於沉默，由沉默而被動，再由被動而冷漠。因此凡是有演講、座談會等聚會場合，我們便很容易的將它歸納於單向上課方式的一種而產於一般漠然的被動。就算有發言的機會，也因習慣於沉默而羞却在大眾前開口，老是坐著冷板凳，自然，也就沒有多大興趣來參加了。

二、對「清談式」的失望：大學教育的特色之一是社團活動。一般說來，校內的社團活動可分為體育性、社教性、娛樂性、學術性四種。前三種純粹是以個人的嗜好而自由參加，在人數上較多，不過有一點須加以說明的是，這種社團的成員，在心理上除了本身的興趣外，尚有對異性的動機在內。而學術性社團（包括其所舉辦的不定期演講、座談會等）當然也是我們自己志願參加，但或多或少，我們對它有點被被動的感覺。除非有專門的指導者，能在活動中確實的得到一點「東西」外，一些由同學主持的常設或非常設學術性活動，經過冗長的過程，往往仍得不到一個具體的結論，而流於清談方式，也常令學生興味索然的。

三、社會的因素：在中國社會的某方面，一談到「活動」「運動」，就隱約的有一種「非法」的形態存在。尤其經過共產黨的叛亂之後，便前一代的人很容易將「集會」這一名詞和政治暴動連想在一起。尤其我們學歷史的人，對這一方面一向是很敏感的。當然，這一個觀念在我們這一代中似乎要不存在了。但不可否認的，我們受到它的遺傳的影響，不管在政治性、學術性或社教性的活動場所，只要所討論的問題牽涉到政治，許多人便願意作個沉默者，因此，觀望之後的信心，往往成爲我們參與政治性活動的前提。雖然，這並不是意味著每個人的潛意識中，都有對政治的恐懼感的存在。事實上，學人文科學的

人，或多或少都有熱衷於政治的心理趨向，只是在這種趨向的成長過程中，有些人的政治意識被壓抑而喪失了。到底，這只是一種偏差的心理。話說回來，學歷史的人，在還沒能從歷史中培養出對事件，甚至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客觀觀察能力時，他在社會心理方面，仍然循著群眾心理模式在活動，當一遇到政治性的氣氛時，一種受制於社會遺傳的心理便立刻成爲一種意識。因此，學生對正式，尤其是非正式的集會活動，便需要用另一種非常主觀的看法來對待了。而避免這種意識緊張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參加。

四、一個錯誤的觀念：不可否認的，在你我的內心中，「讀書」是讀一本一本的書。只有一本一本的才是「書」，閱讀報章雜誌，充其量只是增加自己的見聞與常識。在歷史學的範圍內，那些報章雜誌，只是記載著作者個人的看法與解釋，不能列入「正統」的史學範圍。同樣的，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只是一種「消遣」，就算是著名學者的演講，對我們來說，聽聽增加我們的見識，不聽也無妨，反正又不是正統史學。既然，對正式的活動，我們都視爲無足輕重的課餘消遣，我們怎能盼望著大多數人都有充分的參與感呢？尤其是學歷史的人，好像其知識寶庫的範圍全在一部二十五史，雖然也嘗試著用最新的科學方法來解釋歷史，但因一方面所受獨立科學的訓練不夠，另一方面除二十五史所需的資料與知識，大部份就在二十五史之內，可以不涉及到其他的科學與技術，因此，就歷史觀點來講，參與社團活動並不對

歷史科學方面有直接性的影響。我們似乎已認定參與社團活動和歷史學是截然無關的兩個不同的生活領域。我們似乎也認定學歷史，是注定要走入和社會大眾隔絕的象牙塔。

五、懶惰與安逸心理：約會、跳舞、打彈子、看電影等等「必修」課程，實在是比參加社團活動來得輕鬆愉快多了。最起碼，它出自個人的自由意願，也沒特定時間的束縛。我們也不能否認在一天匆匆的課程之外，由自己的高興來作一適當的消遣所得到心身平衡的效果。但事實上，我們的功課真的會令我們的神經緊張到需要借助於其他方法才能鬆弛的程度嗎？這個問題是否定的。因此，我們只能說，同學們對社團參與的冷漠，在上述的幾個原因之外，就是一種偷懶和貪圖安逸的心理所致。也就是說，對純娛樂性的跳舞、打彈子、看電影等等認知的選擇（Cognitive Selectivity）遠超過帶有嚴肅意味的社團活動。

由以上簡單的分析，我們可以作一個結論，就是歷史人對「大學文化」（College Culture）的認同感，實在不會比理工學院的學生超過多少。如果不幸，這個結論是正確的話，那麼，它的涵意就是歷史人對歷史與社會二者間的「轉換鍵」（Chain of transformation）關係，發生了懷疑或否定的態度。（根據Dr. Riggs 在「歷史的相對性」中所指出，這種轉換鍵是文化進化的一種過程之「鍵」。筆者按：此「鍵」也就是歷史史者之所學對社會變化的適應性）

之三、治學與態度

梁任公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那麼，研究歷史的人，其肩上市負的負擔有多重是不想而可知的。可是爲什麼一般人會說「歷史系的課程最輕鬆了」儘管這是不懂歷史史的人所誤解的言語，事實上，我們也以爲然。我們常會這樣的自己認爲「歷史的範圍太大，不是我所能研究得了的」。「歷史已被前代的人研究光了，現在實在沒有什麼好研究的」，這種自我逃避的話，只對了一半。自從史學和心理學、分析學、統計學……等科學合流後，在西方的史學上已以外另外一種新的姿態出現。但是國內的歷史系學生，因爲在國內現行的教育制度下，根本無法對歷史學外的任何一門學問，作一個深入的研究。只能作蜻蜓點水式的觸及。因此，我們歷史系的學生，其治學的範圍，除了去知道了解歷史事件外，最多也只是在訓詁、考證的圈子打轉。加上中國的古典著作都是文言文體裁，用慣了白話文的我們，對文言文實在沒有什麼好感，運用起來甚至有點吃力，所以我們與古典歷史著作之間，又多了一層看不見的網隔開著。難怪，我們到圖書館取下一本一本厚厚的歷史著作，外表已塵封，而裡面竟然完好如初。

上面所說是研究中國史所遭遇的現象，這也是我們系上的普遍現象。因爲我們同學中，專攻西洋史者真是少之又少，一方面國內所翻譯的西洋著作太少，二方面原文書在台灣也難買到；但最主要的還是學生的語言能力不夠。我們不忌諱的問，系上有多少同學語言能力夠「水準」，我們心裡明白。我們用英文來研究

俄國史，無疑是美國人用中文來研究印度史。語言能力的缺乏，使絕大多數的同學，對西洋史望而生却。

一個學生的治學態度，是由其對未來前途的概念所反射著。雖然，興趣在我們治學範圍的選擇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不過，我們歷史系中，興趣常在我向思考 (Autism) 後，被提昇為情緒的投射目標，也就是說，許多同學根本不明白歷史對他的意義；他所以讀歷史系，除了聯考的「分發」外，只好說是興趣使然，更積極一點的說法是「想往學術界」發展。但是在許多同學當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歷史學外，在政治、經濟、教育……等多方面，或多或少的展露出洋溢的才華（這才華是與生俱來的天份，不完全是後天培養出來的）他們的表現，好像不只在「走學術路線」。如果說，某同學既然對歷史的研究工作沒興趣，又不想走「學術路線」，那麼，他會找一個較適合的方向來充實自己，作為對前途概念的反射目標，且在這方面的知識，就會掩蓋他對史學的知識。說了半天，問題在我們當中，這種對歷史的投入取向 (Input Orientation) 小於其他方面取向的同學有多少人呢？我們實在不可能統計出來。但是我們可由一個例子來推斷：在班上「幾位」K書（歷史書）K得最深切者，我們便會很主觀的認為他們是「走學術路線」。那麼，在這「幾位」之外的其他同學呢？或多或少，或明或隱的就會有其他認知作為其未來目標的選擇了。到底，是不能「人人都做司馬遷」的。

話說回到興趣，從小學五、六年級開始，我們便逼著每天讀國語、算術，一直到高中，讀了社會組，還是免不了一天到晚英文、數學，在這些類深的課程中，排上了幾堂地理、歷史課程——尤其是歷史——就好像在聽故事一樣，能沖淡一些苦悶及對英數的恐懼感，很容易的就造成我們對歷史的「喜愛」，因此，許多高中學生在大學聯考時之所以填歷史系這一志願，其所持的理由是對歷史抱有興趣，但是他們的興趣動機，是建立在一個過去對歷史的「好感」的情緒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決心探討歷史、研究歷史的嚴肅意願上。現在上了大學，猛然發覺，歷史這東西是一門很深的學問，不只是聽聽一些人物的軼聞，一些宮庭故事，而是要花費許多精力、時間的。於是有些同學便

對「歷史」感到失望。茫然之餘有些同學會以一種很瀟灑的口吻說：「我只修軍訓跟體育兩門課」。這當然是極少數的同學。不過，絕大多數的同學，還是乘著高中時代K書的方式來K書，把老師所教過的讀完就是，根本談不上考證研究。也很少主動的對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加以分析。因此，不管老師在台上呼籲如何活用史料、活讀歷史，事實上，活生生的歷史到了我們的手中時，我們也會不自覺的將它「弄」死，以減少背的困難。由於同學們缺乏對事情分析、歸納，以及靈活的組織力，到了每次要繳報告時，總是東抄西抄。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在圖書館的歷史期刊中，看到「×年×月×日，×××已抄」的字樣。

但是啊，我們老是抱怨教授們根本不看我們的報告。我們老是抱怨師資差，教學設備差。我們却常常以「大學生」來自豪。——自豪之外，也有一點自卑。

之四、結語

以上所述，只代表筆者個人的看法，是根據平常所接觸的同學作「抽樣」分析後的綜合看法，因為是採取負面剖析，也許有些地方有點誇大或不切實際，只是因為我們都不願看到我們的缺點被已有的成就所掩飾，我們都不願在進步的慶幸聲中，忘掉了再追求一個更完美的境界。

註一：「大學文化」，就是大學生對社會的態度與取向，成為大學生的行動基礎，並使大學生行動具有意義的一種普遍意識。

讀史散記

張子堂

歷史是一門學問；歷史的研究是一種學術工作。在各門學問中，歷史特別具有深遠的淵源。在西洋，遠在形上學、倫理學、神學萌長之時，歷史就已奠定了其自成一門的地位；在中國，則早在兩千多年前，歷史已是一門最重要的王官之學。雖然，一直到近代以前，史學的發展仍受著中國儒家倫理道德觀或西洋基督教神學宗教觀的掩護；但是，歷史研究的獨立性及其學術價值却是昭然若揭，不容昧然否認。至若十九世紀以後，歷史更儼然成一門獨立的學問；範疇的釐確，方法的精進，絲毫不亞於其他新興的學科。

孔子作春秋，在「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以懼亂臣賊子；司馬子長著史記，在「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溫公之通鑑則有「明乎得失之迹，垂鑑戒於後世」之旨意。西洋的史家亦都以爲歷史的功用在於通變知鑑。歷史這門學問，自始以來就有其致用的實用意義。

雖歷史具有廣泛而深闊的實用的價值；然而，歷史研究的最根本的動因却不在此實用的表層上。吾人之所以研究歷史，主要的是基於情感——一種手足般的情感。歷史的研究，並非站在自己偏狹的立場，愷愷地排斥他人的思考方式與生活姿態；亦不是黯黯地駐足在陰晦的岸邊，評首論足地譏評他人的過錯與苦難。歷史是一種情感，一種手足般的情感；吾人關懷數千年來四海之內的兄弟，所以吾人才來研究歷史。吾人欣悅於他們的歡樂，贊賞著他們的才華，正如同吾人擔憂於他們的苦難，同情著他們的迷誤；正是基於這種愛心，吾人才來關心歷史。是故，歷史的研究，不應再固守著偏執的文化本位主義；歷史的研究，不應再固守著宗教的或道學的教條主義。吾人應以更多的同情來替代譏評；以更多的愛心來替代惡意的曲解。而且，正由於歷史的精神是基於這種關懷的愛心，歷史的研究就更需要以公平，客觀與包容。

除非人類已經喪失這種愛心；否則，歷史的研究就不會中止，亦不會被忽視。除非人類的文明是向後倒退；否則歷史這門獨立的學問便不容再成爲政治或教條的附庸。

(一九七六、十、十七)

為百年來中國的



苦難作見證

張家駒

有 很長一段時間，我幾乎不願意去讀中國近代史、戰敗又戰敗、屈辱再屈辱，無能、貪污、腐敗、貧窮、政府換了又換、政體也一變再變，可是屈辱是一條貼身的水蛭，怎麼也擺脫不了，書上大篇幅的記著不平等條約，記著英、日「悍然」開槍打死若干民衆，而一個外國人失蹤或死亡，就足以造成國際危機，不要等外國人來罵我們「賤種」，自己也會懷疑中國人的低能、劣根性和前途的絕望，甚至覺得，不如早點死掉的好。

來歷史系，讀了點書，才慢慢察覺出情況似乎並不像以往印象中那麼糟糕，至少還有些奇人奇事，許多鐵錚錚的好漢子，許多熱情澎湃、充滿理想的年輕人，代表著中國的尊嚴與勇氣，又有義氣干霄的江湖幫會，各展神通的「神仙、老虎、狗」，在動亂中充分發揮了他們的適應天才、代表著中國社會強而有力的生機，把他們的事蹟和任何時代的人

物相比都不遜色，就憑著這些不能抹殺的證據，我開始相信中國人絕不會比別人差，而百餘年來的苦楚和掙扎，也必有它的理由和意義，再也沒有人能對我說「中國政治的失敗，是中國人低劣的證明」，而且愈來愈多的奏摺，札記、文牘、卷檔都精確的描繪出，許許多多的劬勞諸公爲「建設中國」所曾化費的精力，努力和勞形弊思。

這才覺得歷屆政府不再像它們的「反對者」所指斥的那麼糟，而所有的改革，也似乎有一隱然的目的，歷經波折，中國仍不知不覺的向那目標前進。雖然，每一次的改革者都宣稱（並且自信）他們已經獲得中國所需要的一切改革方法，而他們自己就是完善的、最終的改革者，但事實顯示，歷史嘲弄的拋下他們，使他們那些一度耀鼓喧天的改革計劃成爲陳跡。回顧這些史實，我們縱然失去了好些「統一建設」的機會，可是更該注意到，每一次的改革，都摧毀了更多的「傳統拘囿」，孕育了更多的復興生機；這些個洗毛伐髓的工作，使中國脫胎換骨，從圓滑、蒼老、世故、頹廢的氣氛中走出來。雖然今天我們還不能確指這新生的契機究竟是什麼，但，顯而易見的幾項事實，使我們充滿信心，如將人口推動、流散、混合，促進了現代中國的統一觀念，和團結的力量，如民族的戰鬥力一再受到挑戰，而一再提高，各種學說、主義、思潮、制度的試驗、競爭、宣傳和適應且互相激盪，也是自春秋、戰國以下，從沒有過的。而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對抗強大外力的入侵，先有英、日，後有蘇俄，更是偉大民族崛興的試鍊，所以，由此看去，才覺得處處透著「希望」，事事都值得「期待」，敢不奮起爲雄，爲未來新生的強大中國而獻身麼？今日共產黨和他那套理論，已經證實爲中國人所厭棄，它的政權也將隨著人民的反對聲浪而消失。面對這樣的時刻，只問我們自己是否已有足夠的「準備」，去建設世界上最新穎、最合理的政府，這也是全人類的新希望。

再回頭看看這個世界，也正面臨著小國由於知識的累積和科技的輸入而擁有的「資本」與大國抗衡、週旋的轉機。中國奮鬥、掙扎的經驗，也可以做爲它們借鑑的與鼓勵。以往中國所克服的困難，往往也困擾著今日許多開發中國家，如民族主義，共產黨問題，民主制度的效率，社會轉變，人口問題，政局不穩，軍人政權，白色人種和白種

人的傳統仇恨處理等等，只要中國能提供經驗和援手，並且基於種種的共同體認而凝結成一個以中國爲核心的體系，這些新興的力量又控制著世界上最主要部分，這就是爲期不遠的「王道時代」，它的來臨，該不完全是我個人的夢想而已。匯今日的外交對這種局勢雖然稍能體認，並意圖加以「利用」，但不能挽救它自身的敗亡命運，它的「霸權」終將成爲幻影。但這種外交形態，很可能就暗示著中國未來對外關係的趨向，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所以中國近百餘年來的苦難（應該稱之爲磨鍊），對中國而言，它孕育了一個嶄新的未來，對世界而言，它具備了代表並支援新興國家的責任和使命，所以中國所受的苦難，不論對中國或對未來世界，都應該具有重大意義和必要，而不止於苦難本身而已。一部中國近代史也不該再去強調那種悲憤，無奈和埋怨的情緒，而該是充滿著期待的喜悅，耶穌一樣具有「使命感」和抗負十字架的精神。

最後，我以為，爲了「建設偉大明日中國」的理念而奮鬥、獻身，是百年來最有意義的事業，而今日我們台灣青年對這個號召反應不太熱衷，甚至莫不關心，或許是宣傳或教育的手法偏差所至，事實上，如果我們不能使大多數知識青年充份領會這種召喚而有所覺悟，我們就不能搏聚全國最優秀的青年，共同發揮建設的力量，負起我們時代的使命，使我們的國家安然渡過所有的苦難，再創新生的契機。

後記：

一、本文僅就我個人如何建立起「對中國前途的信心」的過程，做一般性的報告，並且願藉此就教於所有師長及同學，共同切磋。
二、本文之形式爲一般性論述，未能將「中國必將復興」提出充分的理由，事實上，限於篇幅和「史訊」的性質，也不可能做足夠嚴整精密的論述，故文中所提出文「證據」極可能不爲一般同學所信服，不過，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說服」，而在於「提出」此一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重視的論點而已，當爲同學們所諒解。

其 實有關「大學教育」這個課題，應該是老生常談了，然而，我仍舊覺得有必要和各位大一新同學們來討論和交換意見一番。

我們的論點將放在：

- (一) 大學教育的價值和意義。
- (二) 理論分歧中自我肯定和自我調整。
- (三) 如何完成四年的大學教育。

首先，我們至少可以確定你我不是大學聯考的拒絕者，換言之，你我均有一個對大學教育的價值認同感——形式上的或實質上的。

從時間的縱軸來看中國大學教育卅年來的演變，在大學生的量方面，顯然是有大幅度的增加，這也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知識份子量擴張的一個必然現象。

大學教育的功能之一是在培養對高深學問研究的人才，這也先確定了大學教育的理性和意義性。

中國大學教育在台灣的廿多年來，它提供了國家領導動力的「製造」和社會進化的人才。因此，從任何一個角度對現行大學教育的價值和意義來評估，相信答案都是正向而肯定的。

然而，大學教育的發展，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有了理論上的分歧和價值上的混淆現象，因之，大家對於大學教育的本身有了重估和重整的改革呼叫和批評。

一派的理論是傳統教育本位主義；另一派的理論是實用本位主義，兩者的分歧是前者認為教育是一個目的，而後者認為教育是一個手段和過程。前者認為是為教育而教育，教育不提供有關實用的功能，後者則不斷地強調教育的實用性。相信這都是困惑着你的大問題，尤其是在你選擇了在性質上最走極端的歷史學系。加之，社會價值因素亦是一個重大的壓力，此時此刻你也許面臨在進入大學窄門後的第一個大難題，「大一學生往哪裏去」？可能是你的心情寫照。

要解決這個問題，似乎應先具備有一種比較細密的思考。第

新鮮人 與 大學教育

袁易

一是要在這一年中，仔細的反覆了解自我，紮紮實實的確立自我的性向，志趣和學習傾向，一年之後的轉系和轉學可能是一項必要的自我調整。

再者，大家須對生活中整體社會趨勢有一個通盤性的了解，由於台灣社會結構已漸由勞力的輕工業經濟型態轉移到技術重工業的社會，尤其，在政府的計劃經濟政策下，大學教育亦須密切的和整體社會做一配合，社會結構的改變，社會上的職業分配亦產生變動。因此，大學教育的方向已不能過度的走上傳統「教育本位主義」。相對地，當然亦不能過度的強調「實用本位主義」。

總之，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態度上應採用「調和哲學」，不必走極端；就是確立教育的價值，修正自我的方向，方法上應把心胸打開，客觀地接受一切知識性和經驗性的事務，如此，你可能不再會徬徨、迷失、而能真正的完成自我的調整和肯定。

在討論了有關理論方面的問題後，現在我們將討論一些技術上的細節。

我以為在往後的一年受教育過程中：

- (1) 在思考方面：要訓練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這方面的訓練可藉多做文字和口頭上的發表來完成，並要打破傳統中國學生的上課的沈默感。
- (2) 在課業方面：加強語言文字的運用能力，包括本國語文和外國語文，這是擴大知識範圍，改善人際關係各方面最重要的方法。
- (3) 在生活方面：擴大自我的生活面，不要把自己囿於教室和宿舍兩點之間，多參加校內外的活動，如此你的生活必定增色和充實不少。

結語

我也和你們一樣，三年前也曾新鮮一番，抱着無比的希望和憧憬進入了大學之門，三年中，我在成長，我受着大學教育的滋養，三年後，我將完成大學教育的最後一段路程，我告訴你們，大學四年是人生中精彩和最重要的過程，讓大家從今天起，來接受它，充實它，和完成它。

仁愛之下

的獨白

□ 淺 淺 □

中

國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家的思想深植於中國人的內心而表現於日常生活——尤其是禮法，所謂的倫理方面——或多或少的被固定於一個近乎於神聖不可侵犯的模式，於是歷朝來的先賢們——尤其是儒家之輩——的思想、文章、政論，總是建立在一個以「實例」為主的思想模式上（實例也可說是典故、成法），而不知用變數來發展思想領域、來批判事理的真偽；其實他們不是不知，是不可能，摩爾博士曾在「變性的遺留」一書中指出，動物在被人類馴服了幾千年後，已喪失了某些本能。同樣的，這些先賢在這固定模式下被導出來，也喪失了某些思考本能，但也要我們喪失，當然他們是不自覺的。久而久之，我們這些不肖後代的思想的邏輯結構，只能接受所謂「建設性」的理論，視「破壞性」的為「不合理的」而加以拒絕。本來這種「對比二分法」就是錯誤，而在這二分的兩個極端中，儒家學者引經據典的補了起來？使它「合法化」，於是中國的黔首們就不知有什麼二分法之類的東西。而若有人思想、行為跳出了他們心中的行為模式，就是異端。就某種意義上說，這無可厚非，因儒家的社會觀是「民德歸厚」的理想。但另一方面看，中國的思想史領域，就只有一「綫」的存在。中國人的思想被頑固的束縛了，我們對事情的看法，是訴諸於習慣、感情、成見、風尚，而不是訴諸於邏輯、經驗^①。尤其在科學、哲學方面，我們的思路大都被阻塞了。就像一個學生，知道 $10 \times 10 = 100$ ，也知道 $10^2 = 100$ ，但我不去思考這兩者意義間的邏輯關係。

我之所以寫這些，是在說明中國人是個沉默而沒主見的民族，因此儒家一提倡仁愛，就大家都仁愛，但仁愛存在中國的那一部位？

中國的文化，在這沉默而沒主見的一群中滋長壯大，中國人是顯得沉默而豪放，豪放又處處顯得拘泥；人與人間顯得較冷漠，冷漠間却又有相當的向心力及對本土觀念的認知。這一切都包涵在一個很高的理想——仁——之間，於是有人喊出「以生為中國人為榮」我也跟著搖旗吶喊。只是有一天我翻開了史書，猛然發覺，儒家的思想大概只是存在中國民間的最低階級。他們不僅是文化的保存者，也是實踐者，但是這廣大的一群是不懂他自己的文化的。只有歷代的領導階級，看清了文化，了解了文化，他們高喊文化，把文化的招牌漆上仁愛而高舉著。但是他們並不做一個文化的實踐者。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刻意去違反文化、傳統，因為他們只是不自覺中，思想和行為互相矛盾罷了。這種現象，成金字塔型的愈往上也愈明顯，這雖只是一個大概的看法，却是中國國家社會的形態。

實際上，中國自有皇帝以來，除了秦始皇是正大光明的搬出法家作施政的準則外，大概找不出第二位了（其實，大部份時代，都是實行法治，而披以儒家仁治的外衣），其中有些時候以道家或其他思想來調和，但整個歷史潮流是儒家支配著。問題是為什麼儒家廣大的流域中，在實際政治方面只是被尊而不被重呢？儒家的中心思想仁，試問漢高祖以來幾位皇帝有「仁」的呢？漢武帝最值稱道，但他的時

代是個酷吏與迷信交錯的時代，丞相中除了公孫弘、石慶外，餘皆不得其死^②，其他更不用說了。唐太宗治績第一，但玄武門之變時，「愛」的思想在何處？爲了鞏固政權，他做了許多令後人發噁的事，以博得一個「仁」的美名。這是賢君，況且如此。若以一幅廣及二千年的橫畫面來看，在這上面的「仁愛」行爲，是以點的存在；而血淋淋的鬥爭史則成綫與面的分布。我並非說中國人完全沒有仁愛思想，只是他們的行爲是埋在潛流下，不易看出。因此一向是中國歷史代表的帝王及朝廷就顯得是血淋淋的了。怪不得亞瑟·日斯密斯在其所著中國人的特性中有一篇是「無同情心的中國人」，良有以也。

林語堂博士說：「現四、夢一、幽三、敏三」等於中國人，如此，中國帝王一族應是「現六、夢一、幽〇、敏五」了。可以說大部份皇帝的心理是不健全的。一方面患得患失顧忌臣下的凌上，另一方面對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這個觀念決定支配整個中國家庭模式——只得到了一半。這個觀念是以「繼香煙」和（父母）有恩必報的觀念結合而成。但在宮庭生活只知傳「香煙」，而對親情就顯得很冷淡了；這點得溯回至皇帝的幼年生活；太子長在東宮，在那裡一天到晚所接觸的，不是宮女就是太監。和宮女們接觸的結果，是太子很早就有性的經驗，對於未成熟的心理來說，未嘗不是一大忌諱。和太

監接觸的結果，便產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且也習慣於這種不正當的傾向。以上兩者相加，則太子的心理傾向便可想而知了。以縱幅的時間表來看，這也是成金字塔型愈往下則可能性愈大。再者，爲了「繼香煙」或其他因素，皇帝常「後宮佳麗三千人」，女人生性本多嫉妒，何況爭風吃醋的對象是皇帝，爲了爭寵，勾心鬥角，無所不用其極。於是不得不把子女交給奶媽撫養。當中，母子間的親情只有靠政治關係來維持這名分了。這樣的惡性互爲因果，輾轉下去，便一代不如一代，上樛不正，下樛愈歪。在這權力慾高度表露與性道德的水平低落的情況下，還會有人斤斤於仁愛的思想嗎？

因此，仁愛思想在宮庭中只是一個幌子，「內多慾而外仁義」正是他們的充分寫照。

前面說過，儒家思想大概存在民間的下層階級，那麼，是否下層階級就有實質的仁愛思想呢？依我看來，這只是中國人奴性的美化名詞罷了。自由歌被看做中國人自古就有自由的充分記錄，其實這只是極端消極後無奈的呻吟與自我解嘲而已。中國人有奴性^③，這是大家心裡都明白的事，只是不敢說而已，惟恐加深了已夠深的自卑感。我們在電影、電視上，常可見到在外國人面前前踞後躬，一付小人、奴才樣子的「中國人」。就這樣沉默了幾世紀以後，大眾已學會了消極反抗。消極反抗中，「柔弱而仁」的觀念漸漸成形，但是非善惡的標準却始終左右不定，把個人的壓抑都昇華掉了，使人們失去對真偽明辨的能力，却很少產生情緒上的反動。或者說「逆來順受」成了生活的基本原則。在這種情形下，在他們腦子裡或行爲上有意無意的反映出被壓抑後的木訥。然而對仁愛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或許「仁愛」只不過是「惻隱之心」的一部分罷了。

「希臘人要使他們的神成凡人一般，基督徒則要使凡人和神一樣。」這二句話成了西方人生哲學的兩個源流的最初動機。追

求真善美成爲人類的目標，其中尤其以「善」的觀念支配著整個道德領域，善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那麼中國人生哲學的善境，是孔子仁的極致呢？還是道家的仙境？抑是佛家的涅槃？我想都不是。西方人在「善」的領域內任人類用各種方法去追求一個很高的善境。而中國人在一個它被認定的道路範疇內來遵守著，不能越矩的遵守著。傳統的中國婦人說：「人家生我們，我們生人家，此外還有什麼事可做呢？」這一句有點無奈又理直氣壯的話，在這句話中，充滿了中國人的人生哲學，也就是說最基本的的人生哲學不在善，也不在其他，只是要傳宗接代。其實，中國傳統思想中，根本沒爲善惡下一明顯的定義，只是說合於禮，不合於禮而已。但禮並非等於仁愛，當然兩者中是有脈絡可尋，使禮和仁愛在道德領域中不致分家。因此，我說，在中國人腦子裡，只要有惻隱之心，或只有合乎被認定的禮法，便可說是仁，喊了幾千的「仁愛」。而仁愛思想並非已深植在中國人腦中，而是掛在口頭上，它並不完全支配著中國人的行爲。仁愛，就像希臘神話中的狄美德（Demeter），她使大地有四季互相美麗循環者，但却沒主宰著世界的權柄。也像在夕照下滾滾而去的江水，五顏六色的雲影與波濤如金的壯麗，都映在眼前如一幅畫，只是當我們用雙手掬起江水一看，根本看不出什麼，透明的水中漂浮著一點砂子而已。

①詳見何秀煌著「現代社會與現代人」第59頁論「建設性」與「破壞性」

②見姚秀彥著「秦漢史」

③梁啓超著「飲冰室全集」

如果今夜你在

✧ 小雲 ✧

如果今夜你在

寂寞便不致於把星星搖幌得如此斑剝

如果今夜你在

心與靈便拒絕了蓮座的呵護

就擲經書的梵唱

在劫後三生的瞬

—— 以愛、以恨

把嘴角輕輕一彎

便成了一個笑的船

有孤傲有淺笑有悵然

的淚

偏偏也是載不動許多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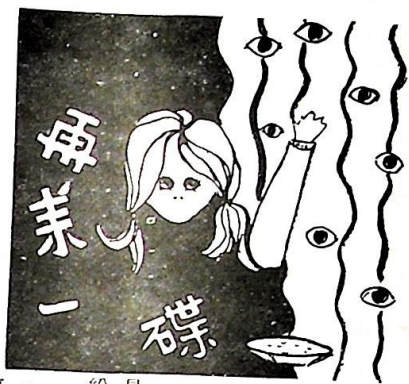
偏偏也是駛向你已不在的孤塔的

如果今夜你在

任一番花謝花開

我的心便有一片輝茫

守著羞怯於見陽光的生命



瓜子

▲墨非▼

是因為他錯綜的表情，很能契合她紛亂的心境的緣故吧！

佛堂前，龍柱的鐵色穩重深沉，黝黑的椽椽透著老邁的莊嚴。正桌上的卜籤台一般沈默。偶而一陣濕意的風，香爐的煙柱便悽悽惶惶地飄搖起來。

她不快樂，而且更不快樂了。

喝完最後一口茶，凍頂烏龍已經淡得嘗不出味道。

午後的龍山寺非常冷清。高大的廟門斑剝，門神的彩衣褪成粉灰色的樸素。靠左邊的一扇，門神青綠的面容却完好如新。圓睜著大眼，微撇著唇角，驚愕、鄙惡、氣惱又諒解的神情，恍如水田裏被稻草人揮舞的衣袖所慌亂的麻雀，漫天飛舞，有不知落足何處的無助與徬徨。整個寺裏，她對左扇廟門的門神最感親切，或許

她拈起一粒瓜子，向門神無可奈何地笑笑。早上，很喜愛的詩選課又沒去上。幾乎要忘記自己是那個系級的學生了，歷史系的叛徒，中文系的逃兵，也是隨口說說罷了；只覺得教授與她之間，陌生得彼此不清楚對方的存在。有些生氣地跑去撞了一場球，也不知道生誰的氣。真的，連她都搞不明白。自己在反抗什麼，擺脫什麼。

從山上下來時，經過山腰的小路，哼唱著輕快的曲子，旁邊的鍾羨慕地說她浪漫；她走在路中央，說整條馬路都是她的，鍾又說她霸

道。她不予理會，只是唱著唱著。啊！鍾沒看出她厭惡她自己的神色。她認為捨棄自己是椿罪過，然而，她真希望會有外來的意外發生……鍾不知何時離開的，走了也好，她也累於應對了。她很感抱歉。事實上，她深深地不願意將自己的哀淒感染別人，朋友們還是暫時別見面的好。她們也不了解她痛苦是因為她也不了解自己啊。

太多人說她太憂愁了，就是陳也不例外。認識的人以為她變得冷漠，不認識的人說她驕傲，她無心辯護。這也難怪，對她來說，歡暢笑悅的嬉鬧已遙遠得像童年的玩伴，調皮搗蛋的個性，真正陳舊得不復可記憶了。很久以來，她就又不愛寫，又不愛說。陳也不會懂得，她早已不喜歡自己愁苦的臉。

她困惑，關懷他人為何會造成束縛，莫非，那關懷像別人對自己的評語一樣，錯誤著教人遲疑？她對自己也漸失信心了。但是，她信任無限量的付出有如她肯定真理，所以，她即使陷在自棄與自信的掙扎中，終不能拖累他人的情緒。在她尚未尋得一條自解的途徑前，她是不打算快樂的，在她努力堅持繼續生存的勇氣時，她亦不準備解釋自己的無言。她已不再夢幻似地噫語，以希求自己魔術般的消失，她雖然寂寞，雖然頹廢感傷，永恒等待的信念，使她堅信她必將重新帶來喜悅。因此，沈默也好，冷漠也好，在在都是無關緊要的了。

天色暗黑下來，老人茶館往往返返地已經換過幾批顧客。店裏頭的一架電視，傳來一位女歌星哀泣的聒噪。

老板娘再為她沖了一壺茶，關懷地督促她晚餐，她才想起已有幾個三餐都未進食。她很虛弱，但是，她一點食慾也沒有。她不想進食和她不想講話一樣，自己都覺得頑執得近似拗蠻。但是，因為她是用心地在思索，也就覺得心安理得了。

蒼白的日光燈下，老板娘枯瘦的乾癟的嘴一張一合地。她推說不餓地謝了老板娘，想起拒絕小非的邀約。昨日黃昏，她從河邊回來，途中遇到小非，小非邀她一起打球，她藉口有事。小非終於走了，走前氣憤地丟下一串話：「你不正常，你在虐待自己

，埋葬自己，你在浪費生命。妳的感傷也是莫須有的，妳不合時代，妳是活在歷史裏……。」那時，小非笑謔的嘴也是這樣一張一合地。

是啊！自己的生活裏是有太多的山水了，追覓性靈終落得更加空虛。笑傲今人不懂清狂，而在老人茶館茗茶吟詩，在淡水河上泛舟唱月，終日擊節慨嘆李白的醉月；留連在龍山寺、鄧公廟，以及淡水的陋街小巷，尋覓古意的閒情雅趣；在盛夏的河堤，把白日借當明月，誦吟「觸月孤蓬影，追雲搖櫓聲」的詩句，甚至，拒絕他人的抨擊，舉杯邀月「同爲淡蕩客，共飲清狂名」地惆悵聖賢寂寞，在在都是不真實的。生命生活固然要有性情氣質的陶冶，可是，過分講究神韻風采，過分標榜文人清高；甚且，惡聞社會家國的苦難，惡聞努力；徒有批評而無建設意見；坐擁虛名而無實才內涵；吶喊理想而乏實踐的勇氣；趨名務利又缺少悲憫世世的胸懷與超然物外的氣度，也全然有愧知識份子的名節與責任。緬懷歷史，憧憬舊文化，盲目地愚昧地戀古師古，不懂時代演進的潮流，而與現實世界脫節，更是自囚樊籠，只能一時避世桃花源，亦將難得心安。整個五月，她沒用心翻過書，她不會忘懷陳說的「無論心情如何惡劣，也必要安排情緒看書」但她無法專心閱讀。她不是不肯上進，不是放棄理想，實在是「缺乏真實」的自我評價刺激她反省。她任小非離開，無意說明她早已在檢討自己，在掙扎著從虛幻走向真實。她必須自救，必須期許自己，要求自己，排除莫名的憂鬱，由困頓的矛盾中走出，建設並佈置自己的新世界，適意又安祥地應用現代文明。她希望自己不僅只是失落在感情的辛苦之中，在這奮鬥的過程上，她或將引使他人的誤會，或將失意，然而，在往後的日子裏，這些艱苦辛酸的都會成爲歷史。

去年九月，鍾和小非初上淡江，感喟校園沒有學術氣息，她建議他們：「淡江山清水媚，落雨成詩，風來入袖。在此地，陳映真創作了他的小說，方莘誦出出色的練習曲。現在，我們可以失望校園門沈寂，但不必絕望，淡江妙好的環境當能蘊育出更偉大的小說家和詩人，只要我們有心去嘗試創作。」吶喊未及一年，她一度因爲個人心力的勞累而欲放棄。又因爲自己治學的偏差而羞赧，「先養成十全十美的人格，再做十全十美的事」的計劃竟使她懈怠下來。最後，過度悲

哀的消沈，使她頹唐地沒有半點創作。在她自責的當兒，王老師翻開陳映真校友的小說集，指給她兩句話：「舉起慧劍，劃破黑暗。」是的，她正需要一把劍，一把斬除她的欺罔，感傷和自憐的快劍，而且自己動手。

拈起最後一粒瓜子，隨著瓜殼輕脆的碰裂，她笑了起來。她已覺得慧劍，慧劍在她胸中。她想著未來的燦美：「如果每個淡江人都能喚起熱情……。」最後，她決定，明天去打球。

向門神淘氣地眨眨眼睛，她招呼有些訝異的老板娘：「嗨！再來一碟瓜子！」

後記：她說！

「任性」未必善，却很真很美，如我治遊或閱讀只是隨意一般，總是得到愉悅。今生今世，有關我的種種際遇，都可以看成傳奇，那是「無心發花花滿枝」，我從不曾刻意地留心過。但是，我也沒有在任性的過程中，有一絲絲的輕浮態度，因爲，對於經我認可的事物，我都那麼認真。

爲了雜務繁瑣，匆忙之間，只好拿出舊稿，文章和這樣都是不好的，但那是我的誠心，願學弟妹看了能自覺如何把持自己。這是一年間，個人的成長經驗，語氣有些曖昧，你們可以去猜；而且，儘管愉快地把它當故事看，因爲我也是如此。

註：陳映真先生的兩句話，因手邊無書，用詞可能有出入。

圖書館是大學的金字塔
圖書館的閱覽室是金字塔的大門
閱覽室裡的書報是塔裡的木乃伊

圖書館與期刊簡介

韓玉成
張多馬

歷

史系學生治學所涉及的範圍十分廣闊，章實齋先生曾說：「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爲了能夠達到讀歷史系所應有的實效，並且便利同學們參考研究，以下我們爲您介紹臺北市及近郊的一些圖書館，希望您能多加利用。

一、國立中央圖書館：位於南海路建國中學對面，由臺北火車站搭乘3路公車，約十餘分鐘可達。

除國定假日外，每天上午八時至下午九時，均照常開放，但必須持有閱覽證才可進入；凡欲辦理者，須攜帶身份證、學生證及一時半身脫帽照片兩張，在開放時間依規定辦理，隨到隨辦，立即取證。

持有閱覽證者，可憑證借閱館內典藏之中、英、日、韓等書籍，期刊、報紙，近來爲便利人們研究之用，並不限制冊數，可依己所需，填表借閱。除此之外，並可借閱本館特藏之書，如在繕本室中，可憑閱覽證及申請表，借閱較珍貴之書籍。我們說歷史應該知道古書的可愛及可貴之處，在這些繕本書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珍貴的史料。

另外爲了便利參考之用，在二樓、三樓有專門的參考室，以便查詢一般性的資料，其中分：中文、西文、官書、美術、法律、總類、日文、韓文、特藏等部門。其中與我們較有關係者爲中文、西文、日文、韓文等室，放有各種工具書、百科全書、類書、叢刊、總集、索引、年鑑、正史、實錄等。開放時間爲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進入前在門口先將閱覽證換爲號牌，以便管理。

此外並有期刊室，供人閱讀報章及雜誌，並且憑證借閱過期之刊物。

唯館內所典藏之書刊，只准複印，不得攜出、借出館外。

二、臺北美國新聞處林肯中心圖書館：位於南海路與重慶南路二段交口處，臨近建國中學及國立中央圖書館。

除週一及中、美兩國國定假日外，於週二至週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週六、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均開放，入內不可攜帶書籍及提帶盛物之具。

不需辦理閱覽證，尤以英、美文學及有關批評著作爲主，大多與美國有關，外借方便。

三、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位於八德路二段與新生南路一段交會口，光華陸橋之側，臺北工專旁邊，地近新的舊書攤所在地之光華商場。由臺北火車站搭乘6、25、27、37等路公車及大有1、6，不逾十分鐘可達。

除國定假日及月中、月底（如逢星期日，則提前一天）外，由週一至週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全天開放。

一般人須持有閱覽證方可進入，每天於辦公時間內，攜帶身份證、學生證、一時脫帽半身照片，至二樓服務臺依規定填寫申請書一份即可。若申請借書證，則可憑閱覽證、一時脫帽半身照片兩張及押金（中文者一百元，西文者三百元），填申請書、換取借書證及押金收據，若欲停止借書，則憑押金收據及借書證，領回押金。

本館除如一般圖書館以普通藏書為主外，因接收日本南洋資料室之典藏，凡在二次大戰以前，日本所研究中南半島、南洋群島之書籍、論文及有關資料，泰半可由此中搜得，為其較特殊之處。此外並備有研究小間，凡必須參考本館特藏書籍，並持有公家機關（包括學校在內）之證明公文者，可申請之，有專門之單獨小室，備有檯燈、鑰匙，可將所需書籍攜入（一次以二十冊為限），單獨研究，不受外界干擾，並可自由支配，使用時間（以三十日為限），堪稱本館之特色。

四、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位於外雙溪故宮博物院西側停車場邊，由臺北火車站搭61路、由圓環搭29路，由北門搭大南2路至故宮，約三、四十分鐘，由士林火車站搭29路、大南2路，約十餘分鐘可達。

除國定假日、週日、週六下午外，週一至週五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週六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三十分開放。凡入內必須持有閱覽證，憑學生證、身份證及一寸脫帽半身照片兩張，填寫申請書，於開放期間辦理。證件有效期限為一年，由每年之七月一日至次年之六月三十日止，年年重辦，逾期無效。凡入館內必須憑證換取號牌，並且只能攜帶筆、墨及筆記簿。

館內典藏有類書、史料、藝術資料等一般藏書，及各種珍貴書籍：如武英殿、揅藻堂、文淵閣等四庫全書、四閣備要等歷代皇帝所收集之書及古今圖書集成、永樂大典，另有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之繕本書，暫藏於此。另外有關軍機處、內閣等檔案及清朝之起居注、實錄及大臣的奏摺等，舉凡以往有關清代之檔案，原存故宮者。其中之珍貴文件泰半屬之。對近代史，或有清一朝歷史有興趣者，此地為必去之所；其中珍貴的第一手史料，皆為他處所無。

凡欲借閱此種資料，憑手中之號牌，填申請書借閱。另外對藝術史有興趣研究者，本館之碑帖、名畫、銅、瓷、陶器及參考書籍豐富，並常舉辦專題演講，時間、地點見各大報之影藝版。

五、孫逸仙博士紀念圖書館：位於仁愛路、忠孝東路、逸仙路之間的國父紀念館左側邊門中，由臺北火車站搭乘60、102路公車及

大有21、26，約三、四十分鐘可達。

除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之次日休息外，於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開放。憑身份證、學生證及一寸脫帽半身照片兩張，至二樓辦理閱覽證。內中典藏以與國父一生有關之書籍為主，包括國父之著作、他人研究國父與國父思想之著作，及中國近代史的有關資料，收藏堪稱豐富。

唯申請借書證，必須具有現職中央黨部有關人員方面的保證方可，未必人人皆能享受此機會。

六、臺北市立圖書館：位於信義路四段、通化街口附近，除週一及國定假日（如逢週一則延後一日）休息外，於每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九時全天開放，憑身份證、學生證及一寸脫帽半身照片，至三樓辦理閱覽證。可借閱近期之期刊，然藏書較少，且無特出之處，僅以一般性質之服務為主。

七、耕莘文教院圖書館：位於羅斯福路三段，由臺北火車站搭乘公路○南，二十餘分鐘即可抵達。除國定假日及寒、暑假之週日停止開放外，開學期間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十時，週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三十分均開放，寒暑假期間略同（唯有時停止開放）。憑身份證、學生證及一寸脫帽半身照片，辦理閱覽證，可借閱西文書籍，其中尤以英、美文學及有關之批評著作為主。

此外，尚有私人之王氏圖書館，可供盲生閱覽之圖書館，各大學附設圖書館，以及中央研究院、國史館、臺北文獻委員會、國防研究院等等，亦有大量的藏書供我們研究之用。

其它如中國文化學院圖書館：位於陽明山華岡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之大典館，由臺北火車站搭乘公路局金山線、大南、光華之陽明山線、華岡線、約四、五十分鐘可達，由士林火車站除以上各線外，另有平等里線，約二十分鐘可達。凡於該校上課時間均行開放，由於採開架式之陳列，入內又不需證件，故為各大學圖書館中，最便利他校學生者。

其校以科、系、研究所較多，故所藏期刊、書籍、論文均較本

校爲豐富。凡欲研究韓國史，此處及中央圖書館韓文參考資料室爲最佳的研究環境。

另外尚有中央研究院、國史館兩處，所收藏之近代、現代史之書籍、資料十分豐富，然未能全部開放給民衆閱讀。若欲參考其中所藏之書籍，可持有本系主任、或科主任教授等先生之推薦、介紹證件、申請指定借閱之書籍。

期刊簡介

中文部份：

①文史哲學報：爲台灣大學文學院之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共同編輯之學術刊物，內容以文學、史學、哲學爲範疇。

②食貨雜誌：食貨月刊是一種中國社會史專刊，於民國六十年四月十五日在台復刊，其內容則包括一般中國史及社會經濟法制史以及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之論著。

③東方雜誌：東方雜誌創刊於光緒三十年，其後歷經五次停刊與復刊，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在台復刊，今已發行至九卷三期。其內容約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論著及譯述，並時有文藝，時論之發表，東方雜誌兼俱學術性和思想性，並爲近代史之重要史料。（本校總圖書館有一套，合訂本共一百七十三冊。）

④大陸雜誌：創刊於民國三十九年，內容包括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國際政治等，本刊之特色乃爲著重考古文史之方面。

⑤淡江學報（區域研究部門）：此刊爲本校區域研究室所出版之刊物，內容偏重區域研究之報導，重要內容依

臺大圖書館典藏豐富，然管理方式老舊嚴格，欲以外校學生身份借閱，十分困難，但亦可由老師推薦、介紹，而得以借閱所藏之書籍。

上面所介紹的圖書館，足夠供給我們做更深一層研究用之書籍、資料。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必需去接觸它。如果您養成到圖書館看書的習慣，無形中它會帶給您很大的幫助的

次爲政治、歷史和文學。

⑥美國研究：本刊爲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出版之定期刊物，內容著重美國歷史之研究，美國文學之論著，以及美洲本土的研究，包括人類考古學之研究和美國政治的研究。

⑦史學彙刊：本刊爲中華史學協會所出版之刊物，刊載以史學論著及書評爲主，並且附載國內史學界動態。

⑧哲學與文化月刊：本刊爲哲學性刊物，中西哲學思想均在本刊討論範圍之內，一本純哲學性的學術刊物，可以輔助學歷史者思想之方式與途徑。

⑨思與言雙月刊：本刊爲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內容以純學術性爲原則，爲史學之輔助性刊物。

⑩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⑪中研院中近史研究所集刊。

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此外尚有幾種綜合性的刊物：

⑬中國論壇。

⑭夏潮雜誌。

⑮中華雜誌。

⑯傳記文學。

⑰人與社會。

⑱大學雜誌。

英文部分：

①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Monthly) 本書中文譯名為「美國歷史評論」，其內容以西洋史為主，包括上古、中古、近代、現代的學術論文，並有地區性單位歷史，如非洲史、亞洲史，其中中國歷史部分占有一席之地，包括古代和近現代史的討論，藉此刊物可概略得知美國學術界有關史學研究的情形和趨勢。

② Asian Culture (亞洲文化) Quarterly 本刊以討論亞洲各國文化為主，以中日韓等國為主，內容包括(a)有關文化的論著(b)古物的介紹(c)本年度亞洲地區性學術活動報導。

〔以下介紹幾本美國大學的史學刊，在本校總圖書內均可見到〕。

③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Quarterly) (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出刊) 內容：本刊以刊登西洋

近代史之論文為主，並且每期均有書評專欄，大批的介紹有關西洋近代史的新著作。

④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 (Magazine of the Washingt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內容：本書屬於區域性的刊物，以報導美國華盛頓州的人文歷史為主，故本書可供修美國史的同學參考。

⑤ The Australism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每年出刊三期) (四月、八月、十二月)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本刊為澳洲昆士蘭大學學刊) 內容：本書的目的乃是以澳洲的近現代政治和歷史論文為主，目前國內對南太平洋的大英國協會員國澳洲和紐西蘭沒有研究。

⑥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每年分春夏秋冬四期出版，本書由美國的政治學術研究所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出版。內容：本書為研究現代政治學，各國政府和現代史的刊物，並有會評專欄。(部份摘自史訊創刊號)。

另有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學報等。

本系本年度專、兼任 任課老師一覽表

本刊

職稱	姓名	籍貫	到校年月	所開課程	系級
約聘副教授	黃耀能	臺灣	65.8	中國通史 中國現代史	史一
約聘教授	戚長誠	山東	42.9	中國近代史 左傳	史二
約聘副教授	陳子棟	四川	60.8	中國史學史 中國史學史	史二
約聘副教授	辛勝夏	韓國	65.8	中外交通史 韓國史	史二
約聘講師	周宗賢	臺灣	60.9	台灣關係史 明史	史三
約聘講師	葉鴻澗	山東	60.8	中國通史	史三
約聘講師	吳美蘭	臺灣	65.9	中國通史	史三
兼任教授	姚秀彥	河南	52.5	先秦史	史二
兼任教授	周培智	安徽	52.8	秦漢史 英國史	史二
兼任教授	高亞偉	廣東	61.9	西洋中古史	史四
兼任教授	陳三井	臺灣	64.8	西洋現代史 西洋通史	史四
兼任副教授	郭德士	加拿大	63.9	法蘭西史 西洋近古史	史三

兼任副教授	邱添生	臺灣	61.9	隋唐五代史	史三
兼任副教授	林明德	臺灣	65.9	日本通史	史一
約聘講師	楊芝	福建	55.10	東南亞史	史四
兼任講師	李美月	臺灣		西洋上古史	史二
兼任講師	劉寅	江蘇		歐洲地誌	史三
兼任講師	安志遠	河北		地學通論	史二
兼任講師	陳進傳	臺灣	65.9	西洋社會經濟史	史四
兼任講師	林滿紅	臺灣	65.9	臺灣史專題研究	史三
				史學方法	史三
				中國史西文名著導讀	史三

本學期學藝股活動計劃

- 1 編印史訊第二卷第一期。
- 2 編印通訊錄。
- 3 演講：原則上預定四次，另視時間、費用的許可而予斟酌增加。
- 4 參觀活動：1 中央研究院。
2 故宮博物院。
時間另訂。

體育股活動及經費表

活動項目	活動時間	經費預算	備註
1. 籃球年級賽及系隊選拔	9月30日~10月14日	六百元	僅女子報名參加
2. 系際羽毛球賽	10月12日~10月15日	一百五十元	共十四場，男女各七場
3. 排球班際賽及系隊選拔	10月18日~10月22日	五百元	僅女子報名參加
4. 系際手球賽	10月21日	三百元	女子個人
5. 系際桌球	10月26~29日	二百元	男子團體
6. 文學盃籃球	10月26日~10月30日	五百元(包括報名費)	由「西班牙語文學系」主辦
7. 中正盃拳擊賽	11月3日~11月5日	一百元	
8. 全國史學盃	11月6日~11月7日	三千元	由本系舉辦，男子比賽籃球
9. 系際(或公開)籃球比賽	11月份(與時間非確定性的)	六百元	由於時間經費、場地均限制，改在下學期(三月份)舉行
10. 系際(或公開)排球比賽	12月份	四百元	女子比賽排球
11. 系際(或公開)足球比賽	12月份	五百元	
12. 籃球訓練友誼賽	不定時	一千元	校內 男子6場
13. 排球訓練友誼賽	不定時	二百元	校外(包括車費) 女子4場
14. 足球訓練及友誼賽	不定時	七百元	校外一場(包括車費)
15. 籃球球賽		一千三百五十元	校內二場
16. 足球球衣		六百五十元	男子共十二套，每人補助五十元
17. 籃球		四百八十元	女子共十五套，每人補助五十元
		一百四十元	男子共十三件，每人補助五十元
		共計一萬壹仟伍佰元	二個
			一個

註

編 後 語

▲我們的刊物之一——史訊，是否應在名稱及內容方面重新加以確定？顧名思義，史「訊」，應着重史學界的報導；事實上，以一個學藝股的人力、財力，實在不足以維持這一廣範工作的進行。如果說，花費這麼大的經費，而所蒐集的、所報導的，都是各位身邊的熟悉事務時，這個花費，是否值得？

▲每次投稿的同學將稿件繳來時，總是會附上一句：「不知道這類的稿子適不適合史訊用？」

除了回報以一個沈默的同意，我們又能說什麼？

▲又，什麼是史訊特有的風格？

史訊是否為綜合性刊物呢？

.....
以上是編輯組常遇到的問題。答案呢？由各位同學去想，想好了，更衷心的盼望您能拿來作為我們的參考。好讓我們的刊物能發展出特有的風格。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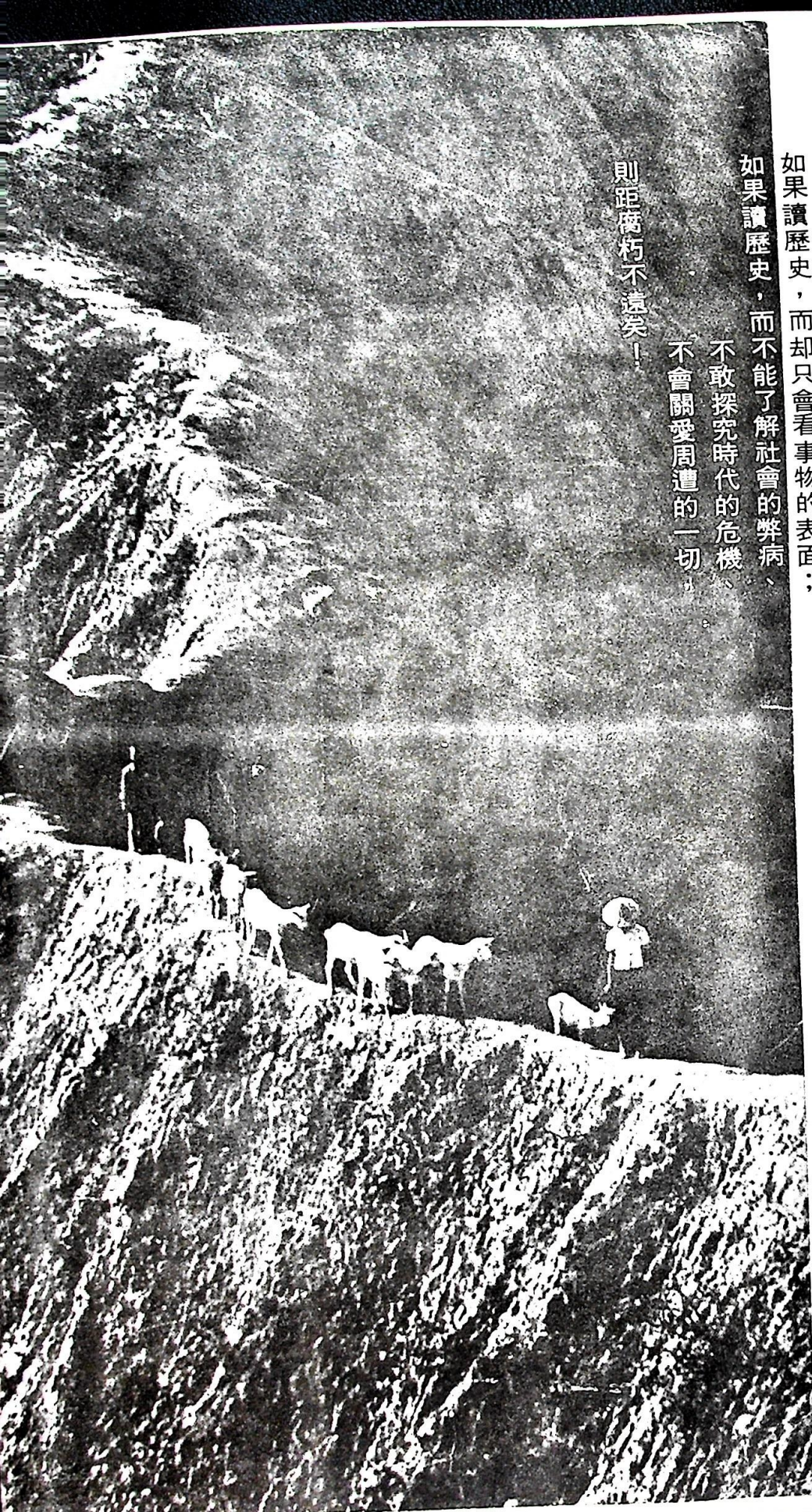
×

×

▲各位的批評，是我們刊物茁壯成長的主因，我們因您的建議而向前邁進；我們因您的批評而更成熟。

▲最後，特別向幾位投稿的老師奉上我們的感謝。

如果讀歷史，而却只會看高不會看低；
如果讀歷史，而却只會看事物的表面；
如果讀歷史，而不能了解社會的弊病、
不敢探究時代的危機、
不會關愛周遭的一切、
則距腐朽不遠矣！



發行單位■淡江文理學歷史系

指導老師■黃耀能

聯合編輯■陳國倫 張多馬

王 樾 謝珠珍

總校對■孫又蓮

發刊日期■六十五年十二月

印刷廠■豪一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武昌街三段50巷11號

電話：3318510 · 3810681